

# 忆我的启蒙老师刘百展

朱春香

1953年开春,妈妈带着九虚岁的我去学校报名注册。

学校办在朱家宗祠里,四周环河,校门口前有座小桥,仅放着两块石板的简易桥。晴天还好行走,要是遇到雨天,大伙都得蹚水出入。

说是学校,其实只有三个年段,分二个教室上课,二、三年级是复式班。刘百展老师是我的班主任,又是全科目老师,还负责学校文艺节目的编排工作。刘老师中等身材,头发、胡子都留得很长,那时才40多岁的他,却显得格外苍老,但眼睛炯炯有神。他穿着单薄,没有几件换洗的衣服,手上长满了老茧,手心的皮很厚。

每当早晨,母亲送我到桥头时,远远就能看到他站在岸边迎接同学们到校。刘老师多才多艺,除了能歌善舞,还会剪纸这手艺,经常剪出各种不同图案。课余时间,组织同学参加各种活动,比如成立秧歌队,教同学们扭秧歌舞。

刘老师胆子特别大,还自己动手去捉青蛙、捕蛇,将皮剥下来制作二胡自拉自唱。他还会口技,用各种树叶都可以吹出美妙的曲子。他学狗叫,狗就会跑过来围着他叫;他学鸟叫,天空中就会飞来很多小鸟,落在附近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。他还会学女声与男生对唱,小孩啼哭、老人对话,以及各种人物的表情及腔调,常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刘老师热爱教育工作,爱他的学生。他课堂教学形式新颖,不矩形式追求实效,他

用直观教学引导学生即动手又动脑。他常说:课堂让学生活跃一点有什么不好呢?“趣味教育法”也是不错的愉快教学法,让学生轻松学习。每周一至周六的早晨,他会到早到的同学发自己剪的蝴蝶、花朵等各种剪纸作品来当奖品。年终刘老师还自己掏腰包买学习用品,奖励给同学们。

刘老师家境困难,但他乐观向上。他在学校后边空地上种些蔬菜,空闲时到河边抓些小鱼、小虾,摸些田螺。当然,一些如老鸦葱和莴菜、红马兰等野菜,也是他常吃的食物。

朱家站地方以前没办过学校,识字的人更少。自1951年8月,刘老师来创办学校,也是受上级指派。于是,他离开老家白沙小学,挑着箩筐、棉被,脚穿蒲鞋来到朱家祠堂不远的五显爷殿(偶像庙)。当时的先生愿意来这么穷的地方办学校都说是很好的,但大家都没钱上学啊!看见他那一身装束,调皮的孩子甚至给他起了个“抬棺材先生”的绰号。

他的宿舍在五显爷殿戏台上,四面透风,附近还摆着棺材。因多年失修,房顶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窟窿,可谓夜夜都在“望星空”。尤其是到了雨季,则很糟糕。

学校没有教学设备,刘老师自己动手制做教具,他把门板拿来当黑板;用破板糊纸当办公桌;用长木板两头摆在砖头上代替书桌;学员自带凳子,解决课桌椅问题。他用泥土、破砖头、石块在墙角上筑了一个小小灶自烧自食,吃的是红薯丝、红薯藤、藕片,下饭的菜便是老家带来的咸虾子酱。

当时的刘老师,除了正常上课外,还积

极开展扫除文盲工作。在他努力下,学员人数不断增加,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,他为了便于教学,考虑分班,可学习场所是个难题。为此,他多次向上级提出申请,必须尽快解决危房问题,消除安全隐患,所幸得到了上级的重视。

1952年春,办学地点转移到朱家宗祠。经过一番修缮的简陋宗祠,能基本解决新生入学问题。招收周围汇龙、双龙、李庄站、长连屋等村的学生。于是就有了文前所说的那些事。

其实,刘老师在朱家站任教期间,如果村民家有困难,他能帮的,也都会赶到,帮着割稻、打稻,车水……善良本分的刘老师,乐于助人,在他看来,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。

一个星期天,他回到白沙中心小学,把一个星期天,他回到白沙中心小学,把一万元钱捐献给学校帮助成立图书馆。有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,路又黑,他替大家去五里路外拿幻灯机,脚崴了,但幻灯机保护得好好的。除虫时,他自己每天捞流托(田翻耕后浮在水面的杂物虫卵等)一担,晚上又帮助村干部统计除虫数据……组织上奖励刘老师六十斤大米。他把这笔大米再凑上二万元作为抗美援朝的捐献款……1952年9月,他光荣地当选为平阳县部一大队四班乡级优秀教师。

刘老师出生于书香门第,他的大伯是白沙小学创办人,教育家刘绍宽先生,父亲刘仲琳是刘绍宽的二弟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。他从小受父亲影响,“重学”不重视置办田产、经商赚钱;常说儿孙有学问就是财富……他于省内一所师范学院本科毕业,

后又前往上海中华艺大音乐系肄业。因父亲亡故,家道渐衰,便应聘教书行当。他的爱人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女子中学,亦从教为业,后得病不治,享年35岁。这之后家境更困难了,对刘老师打击很大,他的小儿子和女儿无奈辍学。

刘老师多才多艺,能写歌词会作曲。平阳中学、钱库小学、白沙小学等校歌都出自他手。在朱家站任教时,他创作了抗日战歌教学生唱,还会撰写剧本指导学生演出。

1953年下学期开学第一天,我和往常一样起早上学。这一天,却不见刘老师到校门口的桥头来接我们。后来才知道他被调走了。据说刘老师大部分亲戚属于“剥削阶层”,而且他大哥当时还在台湾教书。弘一法师弟子刘质平是刘百展的老师。刘百展老师在上海中华艺大读书时,陈望道先生是当时该校校长。由于社会关系复杂,刘百展老师因而被免除白沙小学校长调往乡村校任教。而这一次的不见人影,是被强硬动员自动退职……

在教育岗位整整度过30个年头(解放后六年半)的刘老师,就这样莫名地失业了。他只好在家吹吹、拉拉、唱唱、自娱自乐,而这些,又哪里是普通人能理解的呢?不理解他的人以为他得了“神经病”。

1962年7月,我从宜山中学毕业。正逢朱家站办学缺教员,我选择回母校任教。朱家站小学是刘老师创办的,我与他有过一段师生缘,刘老师的样子时常浮现在眼前,他的品行,一直是我人生的榜样,也是我一辈子扎根农村教育战线的精神支柱。我怀念他!尊敬他!

# 母亲的“药膳鸡汤”

陈秀丽

风是有方向的,风也是识趣的。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,而每次在它即将完成一个周期的那一刻,风就变得特别有力量、有磁力,一次次将我往浙南那个方向吹。连梦都被万有引力牵引到那个我常牵挂的地方……

这三年多,被“新冠”围剿攻击的你我他,苦不堪言。病毒的威胁,层层加码的防疫管控,在围堵了病毒的同时,也困住了每个人的脚步,你我他近在咫尺,又远在天边。今年年底政府管控突然放开,让人一下子无所适从,喜忧参半,喜在脚步不再受限,忧在病毒将弥漫到角角落落,谁也逃不出它的魔爪。虽然全民共“阳”,纷纷被赶进“羊圈”,但至少脱离了人身羁绊,不再被“健康码”“场所码”及核酸证明所困扰,心灵也像是松了绑,有所释然。而当大家都成为自己的健康管理责任第一人时,不由得高度重视起自己的身体来。在无法灭敌的情况下,只能靠每个人的“肉身”去抗击了。最近,一位刚刚出“羊圈”的老友跟我说:有位懂中医的同事给她一个“阳康”后的补气固本方子,想让我帮忙买点中药材。一看药名,黄芪、丹参和北沙参,都是我熟悉的药食同源的养生药材。突然想起,母亲曾给我寄过丹参和黄芪,于是赶紧去柜子里翻找。曾经不足为奇的东西,瞬间感到无比珍贵。记忆也瞬间如河里荡漾的水,一层层漾开……

母亲最早就是卖这些中药材的,每到秋冬季节就特别忙。因为“冬令”进补,大家都会在这个一年里最佳进补时节为自己的身体“添柴加油”,买点养生药材回去做养生药膳汤。这也是温州地区沿海一带老百姓的药膳烹饪法。海边人,爱吃海鲜,寒气湿气相对重一些,需要靠食补祛寒祛湿补气血,以增强体质。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每天上午在街上摆摊做药材零售,无论刮风下雨。一把铜制小克秤,巴掌大的小秤盘,玲珑精致的圆柱体古铜色小秤砣,在母亲手里收放自如。几十种中药材,几十个长方形盘子在一块大木板上整齐摆好。按客户需求,每种几克到几十克不等,进行各种配伍,买回去和鸡鸭一起炖。中医学里讲究气血同养,阴阳



平衡,各种药材要合理配伍,才会效果成倍。当归、党参、莲子和枸杞子,补血益气滋阴,口感又好,似乎是百搭,随便哪种配伍,都少不了它们。每天下午母亲又把“阵地”移回家里,在家做批发,家里角落都堆满了各种药材。浙闽交界处远近药店的老板时不时有人来进货,家里每天都很热闹,讨价还价,再拉拉家常。父亲更忙,学校里还要上课,寒暑假还要奔往全国各地参加药交会。有些活自己没时间做,就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,花钱雇我们干活,比如切鹿茸皮或敲核桃壳。我似乎从小就淡泊金钱,也或许是太懒,很少干。这活基本由哥哥包揽,他从小“打工”,大概收成也不错,有一次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工钱藏在老房子的天花板夹缝里,不知是不是顺着屋檐的坡度滑走了,反正后来找不到了,最终挣了个寂寞。相信那一定是他那时难以抚平的“伤痛”和今生抹不去的记忆!

小时候,母亲常会用这些养生药材做药膳,鸡鸭鱼,猪肚猪蹄都是她的药膳“配角”。一般只放当归、党参、枸杞子、莲子和核桃,这几味,除了当归,其他几味口感都还不错,没有药材味。当归补血活血,还增加香气,味虽苦,但适量放一点,不但补气血,还有一种独特的植物芳香。任何食物吃多

了总会腻,长大后兄弟们就不喜欢母亲这种药膳做法,慢慢的,后来每次只有父母自己吃。卖药材的和药材大抵也是有感情的,两人竟然百吃不厌,对于鸡鸭,从未改变过这种吃法。多少年后的今天,疫情肆虐,我却突然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养生保健吃法,可以养气血强身体。我似乎重新认识这些我曾非常熟悉的药材,又似乎很迫切得想占有它们,赶紧翻找那些母亲平时寄来的养生药材,如获珍宝,拿到阳台上,倒在盘子里认真地捣捣一番,小心翼翼地摊开来晾晒,生怕发了霉。为了不辜负它们的使命及母亲的暖暖心意,更为了储备身体能量,好与病毒决战到底,我得好好利用。于是立即去买乌骨鸡,学着做母亲平时给我们做的药膳鸡汤。先将乌骨鸡焯水,取当归、党参、黄芪、枸杞子等各数克,洗净后和乌骨鸡一起放进砂锅,水没过食材,再放几片生姜和一小碗料酒(有自酿红曲酒会更醇香)。水烧开后,当归与酒香味阵阵扑鼻而来,那熟悉的味道竟不断地刺激着我的味蕾,再渗入我的记忆……水开后转小火炖半小时左右,快炖好时再放枸杞子和少许盐。党参和枸杞子本身就是甜味,所以无需调味料,自然而鲜美。各种材料的配搭,彼此渗透的味道,独特又醇香!味道浓厚的鸡汤,细品慢饮,如缓缓注入体内的营养液,既搞劳了味觉又达到补气健脾胃的效果,妙不可言!

原来,食物也需要时间和经历来加深体味和回味,需要用感悟赋予它内涵。他日食之无味,今时含之如饴,食材还是那食材,做法也是那做法,只是对它的期望值不同。曾经总以为母亲的烹饪法太单一、无新意,如今才明白,这味道原来如此天然而甜美!我从未如此认真地品尝一种味道,是健康的味道,岁月的味道,更是妈妈的味道!如今才明白,我们兄妹几个之所以很少感冒,即便得了“新冠”,也都是轻症,体能很快就恢复,实则与母亲从小对我们的这种特殊“投喂”有关。

擷香入梦,我生平第一次做的药膳鸡汤,不舍得半点浪费,点点滴滴都进了我的胃,也进了我的梦乡……

苍南童谣

## 猜谜接龙(蒲城话)

问:一头老鼠两条尾巴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刀鞘。  
问:刀鞘两头翘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船。  
问:船圆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鼓。  
问:鼓生麦普<sup>①</sup>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冬瓜。  
问:冬瓜肚底<sup>②</sup>开花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灯笼。  
问:灯笼软且糗<sup>③</sup>(这是什么)?  
答:是软柿<sup>④</sup>。

【注释】

- ①麦普:发霉的样子。
- ②肚底:肚子里。
- ③软且糗:软又糯。
- ④软柿:柿子。

【童谣背景】

这首童谣为两人猜谜对答方式,且以谜底再次接龙猜谜一问一答,生动活泼,生活味浓郁。

讲唱人:陈玉凤(女)蒲城南门街  
记录人:陈汉莉(女)蒲城文保会

